

科幻世界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品

BARRAYAR
贝拉亚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著

李毅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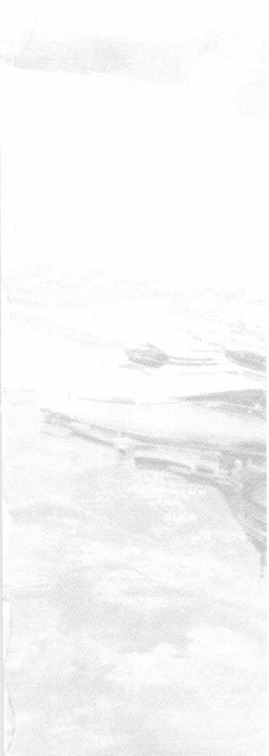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贝拉亚

【美】洛伊斯·比约德 著

李毅 译

BARRAYAR



BARRAYAR: HUGO AWARD WINNER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Copyright: © 1989 by LOIS MCMASTER BUJOL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OIS MCMASTER BUJOLD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8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Artwork by John Berke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贝拉亚 / [美] 比约德 著; 李毅 译.

- 成都: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8. 3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 - 7-5364-6372-1

I. 贝… II. ①比… ②李… III. 科学幻想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68500 号

图进字 21-2006-011 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贝拉亚

著 者 [美] 洛伊斯·比约德
译 者 李毅
主 编 姚海军
责任编辑 叶战
封面设计 张城钢
版面设计 张城钢
责任出版 邓一羽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 1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10.5
字 数 220 千
印 刷 四川五洲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3 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08 年 3 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ISBN 978-7-5364-6372-1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 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世界科幻大奖雨果奖获奖作品

姚海军 主编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顾问委员会

阿 来 (著名作家,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蓝仁哲 (著名翻译家, 四川外国语学院院长)

王逢振 (著名翻译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郭建中 (著名翻译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吴 岩 (著名科幻评论家,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比约德： 一个传奇

姚海军

2004年9月6日，美国波士顿喜来登大酒店，第六十二届世界科幻大会雨果奖颁奖晚会现场座无虚席。大会进行到了压轴戏，主持人宣布雨果奖最重要的奖项长篇作品奖的最终得主。“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这个名字在会场上空响起时，掌声和欢呼声顿时淹没了一切。

虽然行前对比约德和她名下的一系列热销作品不乏了解，但这样的火爆场面还是大大超出了意料。那一刻，我真正体会到了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的魅力和她所带给人们的快乐。

对大多数国内读者来说，比约德可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但在美国，她却是继海因莱因、阿西莫夫之后最具知名度的科幻作家之一。凭着规模庞大的“迈尔斯系列”小说，她不仅重现了太空歌剧的辉煌，也奠定了自己一流科幻作家的地位。

在比约德之前，太空歌剧已经成为科幻小说史上一个逝去时代的象征——那个时代铭记的是E·E·史密斯、范·沃格特这样的名字。是比约

德,复活了太空歌剧,赋予它新的内涵与活力,让我们有机会在一个崭新的时代重温太空的传奇与梦想。

在成为一位作家之前,比约德是个典型的书迷,因而她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性。比约德的世界中独创性的想象不多,但她的故事曲折、细腻、轻松、睿智。这种极具亲和力的特质使她拥有了难以数计的读者,同时也成就了她的本人的传奇。这个传奇可以用她的名字出现在世界两大科幻奖颁奖会上的频率来概括:

1989年:《自由下落》(*Falling Free*) 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获星云奖;

1990年:《悲悼的群山》(*The Mountains of Mourning*)获星云奖及雨果奖;

1991年:《气象播报员》(*Weatherman*) 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贵族们的游戏》(*The Vor Game*)获雨果奖;

1992年:《贝拉亚》(*Barraya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获雨果奖;

1993年:《太空人巴纳克尔·比尔》(*Barnacle Bill the Spacer*)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1995年:《镜舞》(*Mirror Dance*)获雨果奖;

1997年:《记忆》(*Memory*)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0年:《明争暗斗》(*A Civil Campaign*)进入星云奖及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2年:《卡里昂的诅咒》(*The Curse of Chalion*)进入雨果奖最后角逐;

2003年:《外交豁免权》(*Diplomatic Immunity*)进入星云奖最后角逐;

2004年:《灵魂骑士》(*Paladin of Souls*)获雨果奖。



五次捧得雨果奖奖杯，两次捧得星云奖奖杯，比约德创造了世界两大科幻奖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五座雨果奖奖杯中，竟有四部属于“迈尔斯系列”——由此可见“迈尔斯系列”的巨大成功。

作为比约德地位的象征，“迈尔斯系列”目前已经出版到了第十四部。这些作品，都得到了世界著名网上书店亚马逊的四星以上推荐及各种传媒的好评。

比约德是一位谦逊、优雅、热情的女士，在世界科幻大会丰富多彩的活动间隙，我和我的同事们跟她进行了两次短暂交流，她非常高兴她的“迈尔斯系列”能够在中国出版，主动为我们介绍其他科幻作家和出版商，这一切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很荣幸能够有机会将她介绍给国内的读者朋友，在此，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她的作品，也祝愿她的传奇持之永恒。



致中国读者

1982年，我在美国中西部的一个小镇开始写作我的第一部小说（也是“迈尔斯系列”的第一部）。那时的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的小说有一天会在中国出版发行——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科幻小说，好像当时描述二十一世纪的某些小说一样。

是啊，可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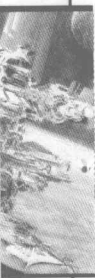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置身未来。尽管这个未来仍旧没有月球基地，没有飞行轿车，但却创造了许多奇迹，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个世界还不完美，也许永远不会。但事实证明，比得上个世纪中期我在饱受核弹威胁的青年时代读到的某些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世界毁灭的凄惨前景，现在这个世界光明得多。现在似乎没有人在放射性废墟中四处爬行，对抗异种——就算真有这种事，数量也不多。相反，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人类历史上思想和艺术最为繁荣兴盛的时代。当然，这些思想或艺术并不一定都是好的，但数量确实庞大，我们可以从中选择。“数量本身就是一种质量”，这句老话还是有道理的，尤其是涉及到信息时，这句话更妙、更对，不能仅仅看成英语中一个小小的文字游戏。



“迈尔斯系列”故事不是那种板起面孔的科幻小说(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做到诙谐、机智),而是将读者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冒险故事。首先,它应该能让我自己高兴;其次,能使任何愿意参加这次冒险旅行的读者感到高兴。我感到欣慰的是,许多读者从中得到了快乐。自从最初的三部1986年付印以来,这个系列在美国不断重印。“迈尔斯系列”的十四部小说已经被译成十九种文字。同时,这些书还荣膺众多奖项,让我备受鼓舞。

尽管“迈尔斯系列”是以银河空间为背景演绎的冒险故事,但这套科幻小说系列中的科学背景和情节更侧重于生物、遗传和医药方面,致力于探讨这些领域的发展进步对社会结构和两性关系——尤其是对我的主人公们忙碌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我的同行弗诺·文奇提出了“超人剧变”理论,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的形态将会改变得超乎我们的想象。我对这种观点并不十分赞同。作为一个人,一个母亲,我深切地体会到,人类受制于自己随时光流逝不断改变的身体,这种制约是极难撼动的。在我看来,“超人剧变”理论只对一种人有吸引力:希望自己一出世就具有二十二岁成年人的外形与心智,将促使他们长大成熟的所有努力(多数并非他们自己的努力)轻松抛诸脑后。对于“剧变”,弗诺·文奇的理论阐述得十分精辟。但我怀疑现实中的变化将大大不同于他的理论,而且不会那样猛然改变。在我自己的作品中,我试着向广大读者指出:未来将出现许多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互相依存,互相竞争,而不会出现单一的、普适性的模式。

我很早就开始阅读系列书籍,总是苦于难以将大部头系列中的情节顺序理清,有时甚至毫无头绪。所以当我自己进行小说创作时,我最先考虑的就是让这些故事既能独立成篇,组合起来又能构成一个系列。作品的翻译顺序比在美国上市的顺序更让人难以捉



摸,但我的做法获得了成功,使世界各地的读者不再受作品先后次序的困扰。我设法让系列小说中的每一本都有合理的开端、发展和结局;在提供背景时,我尽量避免笨拙冗长地复述前面的故事情节。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无论以什么样的顺序阅读,这一系列都能为读者提供悬念和惊喜。

有读者朋友给我发来电子邮件,说“迈尔斯系列”的顺序似乎没个定数,无论依照哪种顺序开始阅读,都能很好地融入到情节中去。但究竟哪种顺序是最合适的?读者朋友们对此一直争论不休,而且乐此不疲。现在,在因特网上用 Google 搜索我的名字时,我已经学会如何在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文字和字母中将“比约德系列小说的阅读顺序”分辨出来——仅仅观察小说标题的排列就可以了,我也由此了解到各国读者对我的系列小说阅读顺序的看法。

而作为作者,我的个人意见就是:从手头有的开始,一直走下去。对于生活来说,这也是一条不错的忠告。

最后,很高兴《科幻世界》杂志社将我的作品介绍到中国。衷心希望在这个全新的二十一世纪,迈尔斯、他的家族、他的朋友、他的敌人(还有他永远向前的动力)能够将悬念和愉悦带给我全新的中国读者。

洛伊斯·麦克马斯特·比约德

于明尼苏达州 Edina



合译回王付直对

将自由故量殊的端要级，人极小视而更得显石自到想果成，那
小的高米西型一同成，也是级立立级康严部类士中，受良士中徽
真的动否为味而类目，人丈高个一具算登石与自份黄亚降级表。山
最的理。和音音五，警四，悲欲，其面怕勇看否求一普列像好自。翻
探到意案辨西杯。非。黄想。人全，戈平如人罕士血再，子
不。去代西国且动效好去了话，章属来案色果育否，强属自对案如

第一章

我很担心。考迪利亚拨开弗·科西根爵府三楼客厅的窗帘，望着下面阳光普照的街道。一辆长长的银色地面车正驶入连接前廊的半弧形车道，减速通过穗状铁栅栏和从地球进口的灌木丛。政府车辆。后车舱的乘客门旋转打开，一名穿着绿色军服的人走了出来。虽然相隔很远，但考迪利亚还是认出了伊林中校，他一头棕发，和平时一样没戴帽子。伊林跨步走进前廊，消失在视线里。我不需要担心，帝国安全部的人又不是半夜来访。但一丝残余的畏惧却躲藏在她心里。我为什么要来贝拉亚？我对自己、对自己的人生都干了些什么？

脚步声在廊间回响，客厅门“嘎吱”一声向里打开了。伯沙瑞中士探头进来，发现她后放下了心，轻声道：“夫人，该起程了。”

“谢谢你，中士。”她拉上窗帘，在镶进老式壁炉上的镜子中最后一次打量自己。这里的人居然还在焚烧植物，而且仅仅是为了利用它的化学热能。

她抬高下巴，露出上衣的白色花边直领，然后整整棕色夹克的衣袖，心不在焉地抖了抖贵族风格的长裙。裙子也是棕色的，正好搭配夹克。她感到很安心，因为这种棕色几乎与她的旧贝塔宇航探测服一模一样。她伸手将一头红发从中间分开，用两把珐琅质梳子撩开，由肩膀蓬松地落到背上。她灰色的眼瞳望着镜中苍白的脸。鼻子有点突出，下巴稍嫌太长，但不失为一张保养良好的脸，足



以应付任何场合。

嗯,如果想使自己显得更加娇小迷人,她要做的就是站在伯沙瑞中士身旁。中士表情严肃地立在她身边,如同一座两米高的小山。考迪利亚觉得自己已经算是一个高女人,但头顶却仅达他的肩膀。伯沙瑞长着一张怪兽般的面孔,冷漠、机警,还有鸟喙一般的鼻子,再加上军人的平头,给人一种罪犯的感觉。弗·科西根家族优雅的深棕色制服,还有银色家族徽章,都无法挽救他丑陋的外表。不过,在某些特定场合下,那仍不失为一张出众的脸。

穿制服的家臣。好古怪的概念。他保护什么? 我们的生命、财产,还是神圣的荣誉? 她在镜中朝他亲切地点点头,转身随他穿过迷宫般的弗·科西根爵府。

她一定要尽快熟悉这座巨大无比的府宅。在自己家中迷路,不得不向经过的警卫或仆人问路,这是很难为情的。要是在半夜,身上只裹着一条浴巾,那更令人窘迫。我还曾经是超空间飞船的领航员哩。真的。既然连宇宙中的五维空间都可以应付,那这里的三维空间又怎在话下!

他们来到一条宽大的螺旋楼梯前,楼梯向下优雅地弯进一个用黑白两色大理石铺成的大厅。她轻快的步子追随着伯沙瑞整齐的跨步。这条裙子让她感觉自己像打开的降落伞飘在空中,不由自主地向下坠落。

一名高高的年轻男子在楼梯脚拄着拐棍,循着他们的脚步声抬眼张望。库德尔卡中尉长着一张方方正正、讨人喜欢的脸,与伯沙瑞狭长、古怪的面孔对比鲜明。库德尔卡坦然地朝考迪利亚露出微笑,即便是眼角和嘴角扭曲的线条也没有让这张脸显得苍老。库德尔卡同样身着绿色的帝国军服,但上面的徽章与伊林的不同。长长的袖子和夹克的高领遮住了覆盖他半身的红色伤疤,但考迪利亚在脑海里看得见。假如除去衣物,他可以被当作神经系统重建手



术的一个失败病例，每一道疤痕都代表着一条被切除的死神经，用人造银丝取而代之。库德尔卡中尉显然还不习惯这个新建的神经系统。老实说，这里的医生就像是无知而笨拙的屠夫，手术的效果明显达不到贝塔殖民地的标准。考迪利亚决定不让心里的这点想法在脸上显露出来。

库德尔卡急转过身，朝伯沙瑞点点头，“你好，中士。早上好，弗·科西根夫人。”

这个新头衔听起来似乎还是怪怪的，很不舒服。考迪利亚报以微笑，“早上好，库德尔卡。阿罗在哪里？”

“他和伊林中校到图书馆检查新安全系统的安装地点去了，很快就来。呀，他们来了！”他点点头，从拱门里传来脚步声，考迪利亚顺着他的视线瞧去。伊林中校身材尔削，温文尔雅，然而风采却被身旁那个人所遮掩。那人四十多岁，一身华丽的帝国绿色军服，风度翩翩。此人正是她来到贝拉亚的原因。

阿罗·弗·科西根伯爵官至上将，本已退休，但退休生涯却在昨天结束，他们的生活也因此昨天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总有一天会安定下来。弗·科西根体格健壮，孔武有力，深色的头发黑中带灰，厚实下巴上刻着一道以前留下的“L”形伤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显出充沛的能量，灰色的眼睛热情而亲切。此刻，他的视线轻轻地落在考迪利亚身上。

“早上好，亲爱的。”他朝她一边招呼着，一边走过去握住她的手。他的语气虽然轻佻，但镜子般明亮的眼睛里流露出的却是坦诚。在这些“镜子”里，我还是美丽的。考迪利亚感到一阵温暖，而且比在上面墙上的那块镜子里更美。从现在开始，我要用它们观察自己。紧紧裹着她冰冷、纤细手指的厚实的手掌干爽、温暖，散发着热情和活力。尽管如此，她的新头衔——弗·科西根夫人——仿佛仍旧有些不真实。



她看着伯沙瑞、库德尔卡和弗·科西根站在一起，在这短暂的时刻。都是受过伤的人，一个、两个、三个。还有我，异国的女人。我们都是幸存者。库德尔卡伤在身体，伯沙瑞伤在头脑，科西根伤在心灵，全部都在上一场埃斯科巴战争中受过几乎致命的伤害。生活还得继续。不是前进就是死亡。我们终于开始复原了吗？她希望如此。

“可以走了吗，亲爱的船长？”弗·科西根问她。他的声音是标准的男中音，贝拉亚口音中带着一种温暖的气息。

“随时可以。”

伊林和库德尔卡中尉在前头领路。库德尔卡步履拖沓，而一旁的伊林则步子轻快，考迪利亚皱眉不解。她挽起弗·科西根的手臂，跟随在后，留下伯沙瑞去处理他身为家臣该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几天怎样安排？”她问。

“嗯，当然，首先是接下来的这次会见，”科西根回答说，“之后我还要和许多人见面，弗·达拉伯爵会安排好细节。过几天，伯爵理事会将举行全体表决，接下来是我的宣誓。我们已经有一百二十年没有任命摄政王了，天知道他们是从哪个角落里把这套仪式挖出来的。”

库德尔卡坐在地面车的前排，旁边是穿着制服的司机。伊林中校钻进车后座，坐在考迪利亚和弗·科西根的对面，面朝地面车后方。透明的天窗从头顶合上，根据它的厚度，考迪利亚意识到汽车是防弹的。司机按照伊林的指示，平稳地驶出大街。外面的声音几乎透不进来。

“摄政王夫人，”考迪利亚品味着这个词，“这是我的正式头衔吗？”

“是的，夫人。”伊林说。

“这一头衔要承担官方职责吗？”



伊林望了望伯爵，弗·科西根说：“嗯，既要又不要吧。对你来说，有大量的典礼和仪式必须出席。首先是皇帝的葬礼，这将令所有人精疲力竭——可能除了埃扎自己吧。每个人都在等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不知道他自己有没有一个时间表，但我不会问他。”

“而你的社会责任则由你自己决定，有演讲、重要的婚礼、命名日、葬礼，以及接待来自领地的代表团——简单来说，就是公关。对于这类事情，凯琳皇妃很有天赋。”看到她惊恐的目光，弗·科西根停下来，然后急忙补充说，“又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生活。现在你就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他搂住她的腰，悄悄地抚摩她依旧平坦的小腹，“——其实我宁愿你不那么空闲。

“更重要的是，从政治层面来说……我希望你能成为我和凯琳皇妃，还有……年幼的皇帝之间的联系人。可以的话，跟她交个朋友，她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女人。幼皇的成长至关重要。我们不能再犯埃扎·弗·巴拉的错误。”

“我可以试试。”她叹气道，“我知道，作为贝拉亚的弗氏贵族，这是必不可少的工作。”

“别太委屈自己。我不想让你感到压抑。而且，还有个问题——”

“我就知道。说吧。”

他顿了顿，斟酌着言辞，“皇储塞格曾说弗·达拉伯爵是一个虚伪的改革者，这倒并不完全是诋毁。弗·达拉伯爵一直想在上层贵族——按照他的说法，头面人物——中组织起改革势力。你能看出他的想法中有什么‘断裂’的地方吗？”

“就像家乡的贺加夫峡谷？是的。”

“你果然是贝塔人，一个闻名宇宙的女人。”

“呵，得了吧。”



“我想你还没意识到自己有多受瞩目。对我来说，这是莫大的荣誉。”

“我倒希望自己是隐形的。不过我想我不会太受欢迎吧，我们在埃斯科巴战争中给你们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我们的人会原谅一个勇士所做的一切，这是我们的文化。而你孤身一人，能够将两个敌对势力——贵族军事力量和未开化的平民——融合在一起。我的确考虑过通过与你结合，摆脱全民抵抗联盟的攻击。”

“天啊，你考虑这事有多久了？”

“想倒是想了很久，但就在今天，我才想到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怎么，想把我打扮成某个宪政党派的挂名领袖？”

“不，不，我以荣誉发誓，这样的事才是我要阻止的，这只会对我履行将皇位移交给格雷格皇子的誓言造成障碍。我想的是……把最优秀的人，不分阶层、语言、团体和党派，都找来为皇帝效命——弗氏贵族中出色的人太少。最好是让政府像军队一样，不管有没有背景，唯才是举。埃扎皇帝也做过类似的事，扩大政府部长的权力，缩减伯爵的特权，但可惜事与愿违，伯爵的权力被削弱了，部长的腐化却加深了。一定有什么办法可以取得平衡。”

考迪利亚叹了口气，“关于宪政，我想我们不得不承认大家意见不同。贝拉亚的摄政王可不是我。不过，我提醒你——我会努力改变你的想法。”

听到这话，伊林扬起了眉毛。考迪利亚倦怠地坐回去，透过加厚车窗望着贝拉亚的首府萨塔那·弗·巴。四个月前，她并没有嫁给贝拉亚的摄政王，她只是嫁了一个退伍军人。是的，男人在结婚后总会改变，而且通常朝坏的方向变，但是——变动这么大，变化这么快，这不是我要承担的任务，长官。



“埃扎昨天任命你为摄政王，表明了他对你的极大信任。我想，他不会是你所说的无情的实用主义者。”她评论说。

“没错，这表明了他的信任，但不过是迫于形势。你有没有看出把纳格力上校划为皇妃家臣这一举动的重要含意？”

“没有。这很重要吗？”

“噢，是的，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纳格力又坐回了他的老位置，继续担任帝国安全部的主管。当然，他不会向一个四岁的小男孩汇报，而是向我汇报。伊林中校实际上只是他的助手。”科西根和伊林略带嘲弄地互相点了点头，“但毫无疑问，纳格力是对皇室效忠的。他身负密令：一旦我胆大妄为，觊觎皇位——不论是名义上还是实际上的——就立即把我除掉。”

“噢，我先声明，我保证没有想做贝拉亚皇后的欲望。”

“我也认为你没有。”

地面车在一堵石墙中的门之前停下。四名警卫对他们进行了详细检查，验过伊林的通行证后挥手放行。弗·科西根爵府的警卫——他们在警戒什么？大概是其他政治派别的贝拉亚人吧。她脑中突然不安地冒出了老伯爵说过的一句引她发笑的贝拉亚谚语：地上到处都是马粪，这里应该有一匹小马驹。贝塔殖民地几乎没有马，只有少数样品保留在动物园里。警卫森严……如果我不是任何人的敌人，又有谁会成为我的敌人？

伊林换了个位置，开口道：“我建议，阁下，”他试探性地对弗·科西根说，“甚至请求你重新考虑搬进皇宫。安全问题——我的问题，”他轻轻地笑了笑——这有损他的形象，因为塌鼻子令他看上去像只小狗，“在皇宫里会更容易控制。”

“你认为我该住进哪套房间？”弗·科西根问。

“嗯，等到……格雷格继位后，他和他母亲要搬进皇帝的寝宫。凯琳的房间将会空出来。”

